

## 接面 (Interface)

廖朝陽

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

### 摘要

以目前科技領域較常見的用法來說，「接面」(interface, Schnittstelle) 通常是指媒材與媒材之間的通連機制，用於接取前一媒材所儲存或傳遞的內容，轉換為後一媒材可用的格式。這個意思指向傳遞訊息的窗口，雖然也常譯為「介面」，意思其實較接近「接口」。但是以原始用法（主要是化學用法）來說，「接面」指向「表面」，也就是物質與物質之間的接觸面。這時接面是媒材本身轉換的初始狀態，含有啟動進一步變化的潛勢（如粉塵爆炸與表面積的關係）。麥克魯漢 (Marshall McLuhan) 很早就引申此義，把媒材本身當成科技與身體之間的接面：「接面涉及『動作的現場』，是充滿迴響的中介空間，不管在化學、心理、社會領域都離不開接觸」。雖然麥克魯漢的用法特別偏向科技，但擴大來說，以媒材為接面指的並不是一般的通連機制，而是涉及媒材本身所帶入、儲存的異世界，形成麥克魯漢所謂「聽覺想像」。如果說通連機制利於局外操控，不會挑戰不同媒材或意義系統之間的區隔，以媒材為接面則是系統與系統之間互相擠迫，產生「動作的現場」，容易造成系統的大轉變（懸置、崩潰、重組等等）。因為媒材本身就是接面，可以稱作「隨在」(immanent) 接面。在全球化控御社會裡，西方文明的某些典型特別容易把各種接面推向區隔化。相對的，在地文化所保留的隨在接面想像也成為重要的反抗資源。加洛威 (Alexander R. Galloway) 把這個面向稱為訊息傳遞的「催迫」形態 (Furies)，有別於傳統的「告示」(Hermes)與「揭顯」(Iris)。本文主要將以李昂《看得見的鬼》所呈現的民俗材料為例，說明台灣傳統在地文化不受限於告示與揭顯，比現代科技保留了更完整的接面思維。